

杜澤遜撰

四庫存目標注

一

經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澤遜 撰

# 四庫存目標注一

顧廷龍題



經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序

—

影響近兩百年中國學術最大的，無疑地要推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與《總目提要》。《四庫》的纂修固然是清廷為了泯滅民間所醞釀的反清復明思想，而發動的全面檢查傳世的古今圖書運動，是政治陰謀下的產物。但它是有系統、有條理地整理中國典籍，集全國學術精英來從事，在保存與發揚中華文化方面的確有鉅大的貢獻，嘉道以後的中國學術思想，可以說是在《四庫》陰影籠罩之下而發展。《四庫全書》將當時存世的典籍，依據乾隆皇帝的是非標準，除了認為含有反清思想毒素的著作列入違礙禁類外，其餘的區分為著錄與存目兩大類。著錄的即是分類編成《四庫全書》的著作，皆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學術價值之高，固無異辭。但列入《四庫總目附存》之書，固然是不乏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著作，但大多數是與當代思潮不合，並不盡是如四庫館臣所云「言非立訓，義或違經」，「離經畔道，顛倒是非」，或「挾詐懷私，熒惑視聽」之類的著作。這些載在《四庫存目》的書，卻因《四庫》的貶抑，民間甚少翻刻，不少失傳了。

中國古籍因版本的不同，內容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讀書必須慎擇善本，為自來學者所重視。

序  
—

《四庫總目》纂成後，紀昀另編《四庫簡明目錄》，收錄《四庫》著錄的書；胡虔則別編《四庫全書附存目錄》，著錄《四庫》存目的書，均單行。《四庫簡目》著錄的書，其傳世的歷代刻本，清末有仁和邵懿辰編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與獨山莫友芝著《郎亭知見傳本書目》。此二目，民國以來，前者有邵章增訂，後者有傅氏藏園訂補，凡《四庫》所收之書傳世版刻與優劣，皆可據此二目檢索而得，是治學者案頭常備的參考書。至於《存目》之書，因不為世重，故鮮專研其版本者。唯其書傳世明清舊刻舊鈔，見於近代藏家書目，尚不絕如縷。清季杭州丁氏編《八千卷樓書目》，始特標舉《存目》的書，凡目中低一格著錄者即是，頗為醒目。自《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傳世，文化界始重《存目》之書。一九九二年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積極規劃籌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兩年後開始出版，至一九九七年所蒐輯得四千五百餘種存目之書全部印齊，使不致再予散佚，於保存與宣揚我國文化甚有貢獻。

滕縣杜君澤遜，早年肄業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師事王紹曾先生，專治版本目錄之學，卓然有成，為同儕中佼佼者。東方文化研究會計劃編印存目叢書之初，杜君即應邀參預其事。近數十年來我國內憂外患頻仍，珍本舊籍生態丕變，昔日扃藏難得一見之秘冊，未燬於兵，其散之四方者，盡歸之公。杜君四出蒐訪，存世之籍，悉得寓目，仿邵位西、莫郎亭之例，隨手劄錄於《附存書目》，撰成《四庫存目標注》。三年前，余初識杜君於臺北。一年後，余訪問北京，再度晤面。兩次接談，論奇析疑，余佩其聞見既博，論議亦精。今年五月，杜君應淡江大學之邀，再度來臺，出席第一屆兩岸四庫學術研討會，以所著《存目標注》稿見示，丐余一言。余觀其書，體例雖大抵規倣邵、莫諸前修，而精湛實過之。

每書首引各省採進書目，俾識《四庫存目》著錄之底本；倘《四庫》所據底本非善，則依存世版本辨提要之誤。所著錄版本藏所一一注明，可資覆按，實不啻一聯合書目，皆超越前修者。至於所錄各書版式行款、刻工與序跋題識，則又仿傅氏增訂之例而加詳。此書與邵、莫二氏之書并行，則《四庫總目》所載諸書版本，皆可考索，其於四庫學之研究功莫大焉。余素不能文，遜辭不獲，謹就所知始末以諗世人，是為序。一九九八年九月孝感昌彼得瑞卿謹識。

## 序二

舊時治古籍版本目錄之學者，多取《四庫簡明目錄》作批注，莫子偲之《郎亭知見傳本書目》、邵位西之《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先後風行，永年所藏朱修伯之《批本四庫簡明目錄》近亦影印傳世。惟《簡明目錄》本不錄存目之書，各家批注雖有補出存目書者亦簡略不備。然存目書之價值頗有不亞於著錄入《四庫》者，實不能聽其流失堙滅。以此近時有蒐集影製《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舉，而杜君澤遜之《四庫存目標注》，補諸《批注簡明目錄》之闕失，亦版本目錄學界之一大盛事。杜君教授山東大學，其學識久已見稱於時，此《存目標注》之刊行，當益為知者欣賞贊歎已！憶六十年前永年初涉學問，亦嘗有增注《書目答問》之想，乃因循日久，訖今垂老無成。觀杜君此編之版行，始信學術事業之後來居上定非虛言。中心喜悅，因贅數語，庶得此者悉斯道之甘苦，不誤以為橫通末學而漠視也。一〇〇五年十月十四日黃永年序。

## 序三

知交杜澤遜教授，少懷雅志，長負儕才。以霞舉之姿，當河清之代。弱歲輔翼國老王紹曾先生，執教東膠，細書西魯。研精翰墨，屬意典章。足稱庠序棟梁，學科嵩岱。今時更有《四庫存目標注》之纂集。志在綜百代之作，成不朽之功。於是網羅古籍，搜集遺聞。融貫百家，包涵萬有。互為表裏，同其指歸。纓組簡編，肴覈目錄。較天祿而映文昌，面帶青藜之色；入西山而稽四部，身多芸草之香。隋珠和璧，間世皆屬奇珍；柯竹爨桐，題品要歸具眼。求會通而無掩覆，有光大而不除芟。續前賢之往緒，合學海之川流。佇古學之再昌，信斯文之未墮。儒林胥慶，國子增輝。今當薈萃方成，刊校將畢，蒙示予一帙，命弁首數言。及披鴻構，輒覺氣盡大巫；自愧缶音，每恐譏來偷父。何敢式題大著，勉力聊綴短章。時維昭陽協洽之歲，清和之月，望日，友誼承澤退士白化文謹敘。

## 序 四

杜澤遜同志用十三年零九個月的時間，焚膏繼晷，嘔心瀝血，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著作《四庫存目標注》，正文約二百四十萬言，《序論》六萬餘言，索引約六十萬言，總計三百餘萬言。綜觀全書，取材宏富，考辨縝詳，論述深刻，行文雅潔。目驗版本逾五千種，尤為可貴。今從下列四個方面試加論證。

首先，是繼邵氏祖孫（邵懿辰、邵章）的步武，在《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風行以來，時隔一個多世紀，終於填補了《四庫存目》標注的空白。《四庫總目》為我國十八世紀以前的著作一〇二五二部撰寫了提要，其中入《四庫全書》者三四六一部，另編為《四庫簡明目錄》；入於《存目》者六七九一部，另編有《四庫存目》，分別單行。《總目》的一大缺點，是基本不注版本，此書有哪幾種版本，底本究係採自何本（《永樂大典》輯本除外），無從究詰。道咸間，邵懿辰每見宋元明舊本，隨手在《簡明目錄》上標注，以備校勘之資。積年累月，形成《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以鈔本流傳，頗為學者推重。其後莫友芝、朱學勤、孫詒讓、王懿榮、周星詒等，各就所見，紛紛增益標注。邵懿辰之孫邵章，將諸家批注彙為

「附錄」，附於邵懿辰《標注》各條之下，於宣統三年刊版行世。其後邵章又增《續錄》，經邵章之子友誠整理，於一九五九年由中華書局排印為《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成為與《四庫全書總目》相輔而行的版本目錄要籍。繆荃孫於光緒三十四年為此書作序，自稱「寢饋其中四十年」，足以嘉惠學人。但一個世紀以來，從未有人為《四庫存目》作標注。版本目錄學大師顧廷龍先生有鑒於此，生前曾着手編撰《四庫存目標注》，但為工作所累，未竟所願。當他獲悉澤遜正在編撰《四庫存目標注》時，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便給澤遜寫信，並將他自己的批注本寄給澤遜，而且囑托有加。老輩的囑托，無異增加了一道催化劑。澤遜並沒有辜負顧老的期望，繼邵氏祖孫之後，終於完成了顧老未竟之大業，同時實現了學術界共同的願望。

第二，匡《四庫存目》提要的舛謬，理卷帙完缺的失誤。《四庫提要》雖然久為學界重視，但其中也不乏錯誤。辨誤之功，莫大於胡玉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氏《補正》雖然涉及部分《存目》提要，但往往據他人記載而綜括之，親見之書甚少。余氏《辨證》涉及《存目》者僅僅七十一條，而且所見多普通版本。與胡、余二氏相比，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倒是根據所見原北平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北京大學所藏善本書，對部分《存目》提要的錯誤進行了訂正。但是，對六七九一種《存目》提要逐一根據傳世版本進行審核考辨者，首推澤遜的《四庫存目標注》。打開《四庫存目標注》，我們可以發現不少按語，對《提要》書名、卷數、朝代、撰人、字號、里籍、科第、進呈者及內容提要的錯誤隨時予以訂正。在《標注》中，澤遜還全面查考了《採進書目》，結合傳世

版本，指出《存目》在選擇版本方面有大量失誤，有不少卷數完整的版本未被採用，反而採用了殘本。這項學術工作是前人從來沒有系統全面地進行過的。

第三，辨版本之異同精粗，為治學指示門徑。為六七九一種存目書逐一標注傳世版本，是一項浩大而艱苦的工作，同時又要冇得天獨厚的看書條件。澤遜既勤奮過人，又應邀出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常務編委兼總編室主任，數年之間目驗善本逾五千種。晨鈔夕纂，幾至廢寢忘食。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兩次赴臺，又觀看存目孤本數十種。此等眼福，洵非常人可比。正因如此，澤遜對存目版本的標注也就大都可以落到實處，諸如行款、版式、序跋、刻工、牌記、諱字、紙張、完缺、題識、印鑒，條舉件繫，從容道來，較之邵懿辰、莫友芝、朱學勤，詳贍有加。至於不同版本之間的源流遞嬗、收藏處所，這些對讀者治學至關重要的信息，更為前人所難以具備。

第四，填補四庫學的空白，樹立四庫學的楷模。自乾隆修《四庫全書》以來，圍繞《四庫全書》之纂修及內容得失，《四庫提要》及《續四庫提要》之研究探索，《續修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輯印，四庫採進及四庫焚燬等一系列問題，已形成了一門重要的學問「四庫學」。在四庫學領域，關於《四庫存目》的專門研究一直是個空白，澤遜用十多年精力專門研究《四庫存目》，並且撰寫出大部頭專著《四庫存目標注》，這就填補了四庫學領域一大空白。非但如此，澤遜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就，也為該領域以後的研究樹立了楷模。

總之，杜澤遜同志撰寫的《四庫存目標注》及《序論》是我國目錄版本學上難得的一部高水平的優

秀專著。澤遜從余遊者近二十載，精勤過人，心無旁騖，宜其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也。余以垂暮之年，幸觀厥成，可稱快慰平生。故樂為之序。二千又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江陰王紹曾於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時年九十有五。

序四

九

## 序五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曾招了一個碩士研究生班，杜君澤遜即是這個班的研究生，且為副班長。我任這個班的輔導員，曾為他們上過《史記天官書研讀》的課。這個班同學的水平還是挺不錯的，澤遜君更是他們中的佼佼者。他們的畢業實習，是到鄭州、登封、開封、鞏縣、洛陽、西安等地參觀訪學，我為帶隊人之一。好多古蹟寶物得以親驗目睹，與僅從書本上看到大不相同，我們都感到收穫頗大。返校後，要求每位同學就這次活動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寫一篇論文。澤遜君寫的是《實地考察古書中幾個地理問題的駁正》，拿給我看。文章寫得非常扎實，很有新意，我看後大為贊賞，並提議可再增加一些內容，使之更為豐富，我還建議可以投給《文獻》雜誌看看。後來，該文就被《文獻》選中而在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上發表。在他們畢業前後的一段時間內，我曾任古籍研究所黨支部書記，澤遜君為委員之一。他工作認真、細緻，善於團結人，我們之間的配合也是很的。

本世紀初，澤遜君報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各門功課均為優秀，學位論文提前完成，而且寫

得很好，被批准提前畢業。他的學位論文結合他的國家項目《四庫存目標注》而作。為了加重理論色彩，並將在研討撰寫過程中的糾謬、正訛和發現的各種問題揭示出來，我提議把《標注》的「序論」做大。澤遜君把「序論」寫到六萬多言，洋洋灑灑，把和「四庫存目」及「標注」有關的各種問題都交待得非常清楚。如對於六千多種圖書被列入「存目」的原因，他就歸納有九條之多，非常精闢；再如關於「四庫進呈本」的由來、發還、存貯、散佚、殘餘及其特殊價值，也論述得非常細緻、深入；又如關於《四庫》底本和《永樂大典》被焚燬之事，澤遜君則以詳實的考辨，證明了一向認為這些書燬於八國聯軍之手一說的不可信。與「被焚」一事有關的內容，澤遜君曾以《〈四庫〉底本與〈永樂大典〉遭焚探秘》為題發表在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中華讀書報》上，《文摘報》、美國波士頓的《美洲時報》以及一些學術網都曾先後予以轉載，可以說在海內外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由這一件事，我們似乎也可以窺見他這一部書稿的彌足珍貴的學術價值和不可輕視的現實意義。

澤遜君博士畢業時，已完成了《四庫存目標注》的經、史、子部的初稿，他把其中的經部經過仔細的修改，作為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我在寫的關於論文的評語及答辯會上介紹時說：該論文「用力甚巨，創見甚多，糾正《四庫提要》等錯訛甚夥」，表現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獻學的根基，同時也表現了作者卓越的理論素養；表現了作者扎實、嚴謹的學風，同時也顯示了作者犀利而高遠的眼光」，該論文「在古籍整理上，在目錄學上，在版本學上，在出版史上，在藏書史上，在四庫學上，在古籍辨偽上，在保存各種資料（如人物傳記資料、文字學資料、文學史資料）等許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稱許的、

彌足珍貴的可嘉成就」，該書稿「所顯現的版本信息頗全，作者目驗版本頗多，可資鑒定的要素頗為準確，可以說填補了版本目錄學和四庫學的一大空白，甚至可以說把四庫學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對四庫學和版本目錄學的研究都有着開闢性的貢獻」。澤遜君在該論文的《序論》中也曾引用我的話說：「該書將是不朽的傳世之作，其重要價值和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更加顯現出來。」在答辯會上我特別強調，作者曾親自參加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出版工作，目驗版本超過五千種之多，對於《標注》工作來說，這真是天賜良機，微乎此，水平再高些的人也難以完成此重任。當時山東大學的展濤校長、研究生院的曹憲忠副院長等也參加了澤遜君的答辯會。會前會後，我也向他們表達了我的這些看法，他們也深表贊同。

該論文在評審和答辯中，更得到了衆多專家的高度評價。黃永年先生和王紹曾先生的看法，在本書前面他們各自的序言中已經表述出來，這裏就不再重複。謹將其他有關專家的觀點摘錄如下：浙江大學的崔富章教授說該書稿：「資料極為豐贍，整理得法，研究深入，新見疊出。」對《四庫存目》的六千多種圖書的原本、傳本以及《四庫提要》等展開了綜合考察與研究，「全面清理進呈本，對其存貯和散佚作出全新考論」，追蹤傳本，目驗五千餘部，聞知二千五百餘部，標注版本三萬餘條，藏所清楚；又以調查研究所得之事實，敘明版本源流，補正《四庫提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研究成果，汨汨而出焉。上述各項，均屬創造性勞動，原創性成果，精神可嘉，成績喜人。南京大學的徐有富教授說該書稿：「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就書目的數量與質量以及實用價值而言，杜澤遜此作遠遠超過

了前人」。並謂此作：「著錄規範，資料翔實，且注意考辨版本源流，標明藏書單位。相信此書正式出版，必為傳世之作。」山東大學教授吉常宏先生說：「杜澤遜先生功力扎實，博聞強記，蒐羅宏富，探頤索隱，成此巨著，令人欽服。」《四庫存目標注》涉及面廣，內容豐富，精彩紛呈，創獲多多。董治安先生謂該書稿：「工程浩大，體例謹嚴，徵引繁富。作者以個人之力，目擊各種古籍版本多達五千餘種，逐一就其收藏、書名、朝代、作者、版式、序跋等直接加以筆錄，難度很大，而基本做到了『版本信息盡可能全，目擊版本盡可能多，可資鑒定的要素盡可能準確』，實屬不易。作者的研究成果有一定原創性，在本學科領域達到了先進的水平，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張可禮先生則說：「論文扎實，容量大，成果豐碩，在目錄版本學史上，在『四庫學』史上，都增加了新的、學術含量大的重要篇章。完成、出版後，有益於中外學界大矣，定會成為富有生命力的傳世之作。」孟祥才先生認為作者：「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工作，在學識上有較豐厚的積累。他畢十年之功，奔波於海峽兩岸，不斷地訪書、問學，一絲不苟地做了大量在別人看來十分枯燥的工作，終於底成今日之功，其功力和毅力都值得肯定。」該書稿「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我國版本目錄學和四庫學的空白，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和實用價值」。馮浩菲先生則說：「杜君《四庫存目標注》以標注該目諸書版本信息為要務，正可填補這一學術空白，故意義相當重要。」《標注》所作的工作，屬於翻舊譏，除遮蔽，還原本真一類，不啻為學術之諍友，亦為古人故書之功臣。劉曉東先生則謂該書稿：「是前人未曾有而後世不可缺少的著作，必將填補歷史性的學術空白，其價值自不必言。」作者在古典文獻學中涵泳多年，基礎豐厚，識見

既廣且高。尤於「四庫學」甚為精熟，於四庫存目諸書判其得失，評其價值，廣攬博搜，比證考辨，十分精詳。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搜求到相當數量的罕見版本，對前人的許多失誤之處作出了不容辯駁的糾正。新見紛綸，皆成定論。」張長華先生謂該書稿：「搜集了極為豐富的版本資料，幾乎可以說囊括了當世所能見到的一切有關資料，編制體例十分完善，遠遠超過前此同類著作水平，尤其能將豐富的資料加以科學的排比，細心的考察，發現前人著錄中的缺失而糾正之，幾乎每頁都有心得之言。凡此諸端，均為作者超越前賢並對版本目錄學作出的新貢獻。」

山東大學每年迎接新生的橫幅標語上常有「今天我以山大為榮，明天山大以我為榮」的語句。我常拿這話激勵我們新來的同學，但同時也強調「我以山大為榮」易，「山大以我為榮」難。百年名校，如果按高標準要求，真正能讓「山大以我為榮」者，甚至可以說是屈指可數的。但我認為，澤遜君是可以為我們文史哲研究院，為我們山東大學帶來榮譽者。二〇〇一年十月山東大學校慶，季羨林先生曾來母校出席慶典，特別談到在海内外有影響的中文方面的三位名人，其中兩位關德棟和周來祥是老先生，而另一位就是年輕的杜澤遜君了。《四庫存目標注》一書的撰成和出版，是澤遜君在古代文學領域裏的一部代表性成果，可以說是讓「山大以我為榮」的一個突出的貢獻。他現在又在編撰更加宏偉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的《清人著述總目》。澤遜君年富力強，學識廣博，真可以說是前途未可限量也，作為一日之師的我也感到無限的欣慰，並為之感到自豪。

澤遜君性情平和沈靜，穩重大方，就像他姓名中的「遜」字，遇事不與人爭，謙虛謹慎，不驕不躁，

敬老愛幼，孝悌仁義，且能明辨是非。就《四庫存目標注》一書說，他多少年埋頭耕耘，不事張揚，對凡有所助的人，他都銘記在心，顧廷龍、季羨林等大人物自不必說了，即使在一些小事上，對他有點滴幫助的人，他也牢記不忘，從本書《後記》中他所列的長長的感謝名單中，可以看到他這種不肯掠人些微之美，不肯忘人點滴之恩的美德。泰山不辭寸壤，大海不拒細流，故能成其為雄偉浩瀚。做大學問者亦如此，澤遜君在撰著本書的過程中也顯示了這種廣納博取的精神。愛因斯坦曾譏諷不肯下苦功夫，不肯花大氣力，只會找薄木板處鑽孔的人。而澤遜君卻與之相反，善於瞄準大目標，喜歡選取大項目，不論多麼艱難、多麼辛苦，不論前進的道路多麼崎嶇，也都能堅韌不拔，勇往直前。十年磨一劍，其鋒不可擋，而終於成其巨業。這都是做學問的人，甚或做其他事業的人，很值得學習的地方。

最後，提幾點希望吧。  
一，由於《四庫存目》所記之書多達六千七百九十餘種，而要對各書標識、加注，標明各書的各種版本，以及今存何處等，以一人之力承此重任，太艱巨了。《標注》一書出版，難免還會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今後還應留心，有所發現，就可記錄下來，以備將來有機會時再予以補訂。  
二，澤遜君在《序論》中談到關於「進呈本」的判定，除了根據四庫館簽條和館臣校筆判斷外，其餘都是依據第一頁「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和面頁進書本記判定的。但北京圖書館的冀淑英老師曾告訴澤遜君，「翰林院印」有假的。澤遜君認為冀老師的話是有根據的，但現在還沒有能力和條件進行鑑別，只能留待今後去辦。我引上文，是想說明隨着研究的深入，還可能發現更難解決的問題。「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處深」，將來條件成熟時，盡可能地予以解決。  
三，本書出版發行以後，各有關方